

岁月
流金

欢迎志愿军 荣誉军人抵通往事

□单敏睿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70年前,为保家卫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血洒他乡。历经两年零九个月浴血奋战,终于赢得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而如今,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我们翻看档案中那些发黄的纸张,回望历史,致敬英雄,共同回顾抗美援朝时期南通人民热情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荣誉军人抵通的往事。

为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荣誉军人抵通,南通市于1951年10月9日上午8时举行了南通市各界人民欢迎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荣誉军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尤海平副市长主持会议并担任主席。会议讨论了如何盛大欢迎问题、如何组织热烈慰问问题、街道环境布置问题、荣军优待问题、委员会分工问题。会议决定此次欢迎要盛大,对于荣军要同等对待。提出商店橱窗要张贴欢迎标语,学校与工厂墙壁要张贴有关志愿军斗争事迹的文章。提倡向荣军学习,各单位自行订制荣军优待办法。同时设专职干部,确保好欢迎荣军工作的顺利开展。

会后,委员会发布紧急通知。通知内容为10月10日下午5时有一批荣军抵通,各单位须做好欢迎工作。

10日下午4时,各单位准备就绪,在各自的欢迎地点等待第一批荣军的到来。从大码头至高农(“国立南通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简称“高农”,1949年10月,学校改称“苏北南通农业学校”,1951年7月从三里墩张氏义园迁往南通狼山脚下办学),人山人海,有的手执小红旗,有的手持标语旗,有的提着灯笼为天黑做好准备。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热情的笑容,对见到荣军充满期待。

4点半,大中小学的学生也按照计划加入了欢迎的队伍。时间流逝,远远地可以看见码头前方出现轮船的影子,人们的情绪开始高涨起来,晃动起了小红旗,向远处招手。轮船渐渐靠近大码头,爆竹燃放,乐器奏响。轮船靠岸,一位位荣军走了下来,有的荣军行动不便,欢迎的群众便立马帮助搀扶。走上码头,各单位代表立即上前献花并进行文艺表演,热情欢迎荣军的到来。

荣军在人们的欢迎下,依照路线前往居住地。

他们由大码头南行,走过木行桥至更俗剧场,一场腰鼓表演上演。看着表演,荣军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从大码头到木行桥,欢迎人群主要是职工界代表;从木行桥到更俗剧场,是城西居民和崇英中学师生。

从更俗剧场向东行到西公园,欢迎队伍来自各小学、烈军属、宗教界,各界群众在街道两侧晃动旗子,欢迎荣军。行至西公园,第二分指挥部献花。

接着向南行,太阳逐渐下山,天渐渐黑了,妇女界、医师界代表在街道两侧提着灯笼照亮前方的道路。行至段家坝,第三分指挥部献花。

在人们的热情欢迎下,荣军一路向东,途经易家桥,第四分指挥部献花。再向东,左转往南直走,至高农,到达。路途居民高度热情,大中小学老师生、高桥区农民也分外积极。

参加欢迎第一批荣军的南通各界群众总计有两万多人。

在第一批荣军抵通后,此后荣军不断分批抵通,欢迎工作持续开展。为更好地开展欢迎工作,南通市于13日下午二时举行了南通市各界人民欢迎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荣誉军人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钱啸秋副市长主持会议并担任主席。会议提出慰问以政治慰问为主,物质慰问为次,要充分表示出南通人民的热情;慰问工作要经常,充分利用节日进行慰问,重大会议可邀请荣军参加并介绍前方英雄事迹,鼓励荣军到荣校学习,各界依次开展慰问工作;冬季来临,南通妇女积极为荣军缝洗衣被、赠送棉鞋。

南通人民的热烈慰问,充分表现了后方对抗美援朝的支持,对前方将士的尊敬。70年过去了,透过尘封已久的档案,我们看到的是南通人民滚烫的心。



《天风阁画存》品读

周恩来是“浮舟沧海,立马昆仑”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

周恩来在政治和外交上至善至美的境界,就是以“圆融”的精神去应对化解宏观与微观的一切矛盾,使冲突复归于平衡。用国之“周公”来概括,就是“周到亲和,周密调和”。以此调动团结一切有利因素和积极力量,谋求富民强国,建设四化。

画作饱含“思伟绩、仰高风”的深情,取“祥云驻,瑞鹤飞,忠魂已上九重天”为创意,选择取

慰忠魂(144cm×172cm 1997年)

画/沈启鹏 文/郑文光

西中用的艺术语言,发挥陈述式语感格调,创真实与灵魂之间的可读性,将光辉的精神统一在意和象的刻画之中。

作品艺格严谨,神采清旷,意韵与意味互生;气质爽朗,表情与含情并茂。令“神清气朗”的有限之形透着无限之形的博大与深远。

作品曾刊发于《人民日报》等多种报刊与画集,入选中国美术馆“周恩来与中国美术”展览,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灯下
漫笔

咧,但还得服从。不在施肥期的社员户就另外用粪桶、大缸,或私下拱“细茅缸”,把大茅缸那几天的粪舀上来,注在里头;还从河里一担一担挑水冲洗茅缸,把点儿肥水再刮上来,留着用。

因为有些农户放肥期过了还在“放肥”,所以放肥期一结束,生产队干部就得家家户户检查:“你家屎尿可曾屙到大茅缸里,啊?猪屎呢?”还要埋下头细看,并且用粪耢子在茅缸里搅来搅去,看看有没有人屎或猪屎疙瘩。如果发现异常,会炸雷一样吼起来:“你家可是只吃不屙啊?罚,罚你个日妈妈的,除掉罚,我还有啥办法?”

而不在“放肥”期,虽然人粪、猪粪都下了茅缸,但有人却从中偷肥。所以生产队有专人负责查看各家的茅缸。发现可疑,就汇报队长、会计、干部马上现场检查:“你同我老实交代,你家可曾偷粪?”“队长啊,我真的不曾啊!这这这是婆娘倒桶子(马桶)泼的水印啊……”“你赖,好,现在就开社员大会,我看会上你承认不承认!那样一来,你的副脸往哪块摆啊?还要狠狠罚你一顿!”“求队长,我不曾好好听老人家的话,‘私’字严重,我我我……”又颤颤呵呵地掏出“劳动”“勇士”或“大铁桥”香烟递给队长、会计他们,再哗嚓一声给一一点上火,冒出一股劣质香烟味的时候,事态似乎趋于平息,可是,“会计你就客气点儿罚他50分工吧!”老贫农立时埋头直咬牙咯咯响……

还有一件趣事,让我至今不能忘记:因为有个中农户几十年一直养牛、用牛,经验丰富,队里决定两条水牛就给他用。有一回牛在水田时要拉屎,用牛的连忙张开两只大手去捧住热气腾腾的牛屎,一边四处乜着,一边一脚深、一脚浅地送到自家的自留地里!却偏偏被社员看到,立即报告队长。队长扬起铁皮喇叭筒子:“你多大胆啊,大白天偷集体的牛屎?送到大田里去!今天起不要你用牛了!”

肥料还是不够垦田,生产队领导班子决定外去拾粪。那些某种原因读不成书的、甚至找不到婆娘的光棍儿们,拙拙巴巴甚至半痴半呆的“没脚蟹”,都是“拷屎客儿”的货色。可他们也不老实,敢把自己茅缸里的粪捞在尿筐儿里“爽”干,再冒充拾的野粪送生产队计工。称粪的人一眼就看出是偷的自家肥,狠狠瞪一眼那些偷粪的家伙,揪着那些“户儿”的耳朵,拖曳着连同尿筐儿、尿耙、扁担往大茅缸里一甩,摔到大茅缸里的那些“户儿”粘着一身臭尿,“妈妈呀呀”号叫着往上爬……

紫琅
诗会

梧桐树(外一首)

□季予茜

看你
是一幅斑驳的油画
苍劲的树干上
累累疤痕剥落
诉说曾经的风霜

看你
是一樽粗糙的高脚杯
杯光斛影中
岁月的酒饮泣
泻落一地辛酸

看你
是一蓬稠密的大竹筛
炎炎烈日下
租你的影子
好让我
歇一晌碌碌的浮生

看你
是一树高大的菩提
叶叶婆娑着我的心房
我多想
奢求一根虬枝
做我老时的拐杖

无私的织梦者

他们是大海中
微不足道的水滴
也是推动巨轮磅礴而行的浪花
他们是巍峨山峰上普通的树木
也是稳固山体岿然不动的基石
无私的电力工人们
把人民的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
用自己坚实可靠的臂膀
为人们筑起遮风挡雨的高墙
他们有着船锚一般的精神
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
扎根于深处 服务于社会
默默无闻的织梦者们
燃烧自己的力量
为广袤无垠的华夏大地
织就锦绣光明的梦想

把想法 架在石头上(外一首)

□石泽丰

美丽乡村应有以前村庄的元素
比如:瓜果是自然熟着的
比如:围栏是用竹篱笆编成的
花该开的时开,该谢时谢
四季分明

其实,农民的梦非常简单
无须上锁,一只狗就可以看住
夏夜,门关与不关都无所谓
无论人睡在哪里
星星能听见虫子讲述古老传说

我倒是怀念那些鸡鸣的日子
正午,一只母鸡下了一枚蛋
用鸡叫在村庄里刷着存在感
远近的公鸡却骂骂咧咧
这就是乡村的生活

如今,想法不多用眼看看就行
如果肯让我得寸再进尺一点
我最多也只是
把想法架在石头上
以便看清横流的每一个下一秒

诗眼

如果夜幕上
少一轮月亮滋养
李白。当年
就不可能找到思乡的方向

圆缺倒也无妨
只要挂在天上
哪怕是再过五千年
乡愁也永远不会缺少诗眼